

6

Jake的家里久久没有人应门，于是Jane自己开门走了进去。地球C上几乎不再存在犯罪，因此几乎所有人都不再锁门。事实上，绝大多数的门根本就没有门锁，这对日渐式微的锁匠行业而言实在是很不公平。之前，在John的十八岁生日上，Dave Strider与Jane展开了一场激烈得震撼人心的辩论。他斥责她对“新自由主义公司福利”的支持，因为她指出了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唉，已经时隔将近五年了，Jane居然仍在纠结这件小事，这真是令人费解。她已经取得了这颗星球上几乎每一所大学的荣誉商学位，而Dave甚至没读完中学。他对企业财政援助的有效性和道德严谨性能有多少了解？

总而言之，反正她也不再打算竞选总统了，那些往事根本不重要，不是吗？Jane边想边重重地叹了口气。

**JANE: Jake？**

Jane的声音在三层旋转楼梯间回荡，她觉得自己就像动画电影中的公主。Jake的住宅昏暗而且逼仄——又高又窄的门厅、哥特式的拱门、角落里塞满艳俗装饰物的房间……Jake对天鹅绒画和假冒古董大烛台有独特的偏好，它们与背景中佩斯利图案的墙纸一点也不搭。蓝色的光线透过门厅顶端的彩色花窗照射进来，花窗上所描绘的钴蓝色塞壬在意外雅致的现代主义背景中徜徉。

Jane再次呼唤他的名字，她拎起裙摆，以便能够一步一个台阶地爬上楼梯。她听见二楼传来一阵突兀且可憎的噪音：靴子在木地板上乱踏的声音、玻璃破碎的声音、重物撞击在墙壁上的声音，还有绝无可能认错的来复枪射击的轰鸣。她飞快地爬上最后几节楼梯，沿着走廊奔跑起来。咔哒，咔哒，咔哒。她昂贵而低调的矮跟鞋哒哒地敲打着地面。

**JANE: Jake！Jake，你在哪？！**

走廊尽头的橡木大门敞开了，橙色的灯光洒入黑暗的走廊。Jake走出房间，他穿着灯芯绒短裤和扣子只扣到胸口一半的礼服衬衫，虽然不修边幅，却仍然很帅。火药在他的脸颊上留下了一片污迹。看到Jane，他的表情一下子亮了起来。

**JAKE: 哇jane我可真没想到是你！**

**JANE: 你没事吧？！**

**JAKE: 什么？当然没事！我怎么会有事？**

**JANE: 但我听到了很可怕的声音！刚才那些噪音都是怎么回事？**

**JAKE: 噢你是说这个？**

Jake咧嘴一笑，举了举手中的枪，枪口仍飘着一缕青烟。

**JAKE: 只是晨间打靶小练习而已！**

他一脚踹开大门，将房间内部完全展现在Jane的眼前。这是一个挂满圣诞彩灯和纸靶的圆形会客室，所有的装饰物看起来都是一副被子弹打过无数次的样子。一架战斗机器人站在会客室后部的火炉旁，怀里抱着一堆瓶子，一片碎玻璃的海洋包围了它。

**JANE: 你在……在屋里……搞这些？**

他的眼神就像在说她才是犯傻的那个一样。

**JAKE: 当然啦，jane，不然我还能去哪呢？把这种小练习搬到屋外一定会吓坏邻居们的！**

Jane张着嘴目瞪口呆了好一会儿，她实在不知道有没有必要展开一场探讨家居礼节的对话。有些时候你真的没法责怪Jake干的那些蠢事。毕竟他真的是在丛林里长大的。

她走进房间，小心地避开一堆又一堆碎玻璃碴，在一张有着浮夸软垫的安乐扶手椅上坐了下来。

**JAKE: jane我必须得问问你……你看起来非常憔悴。你确定你不是那个真正‘有事’的人吗？**

Jane捂住了她的太阳穴。Jake抓起他的另一张可笑的伪维多利亚风扶手椅的靠背，拎着它甩了半圈，好坐在Jane的对面。

**JANE: 你最近和Dirk聊过天吗？**

**JAKE: 呃，准确来讲没有。我应当把那称为他\*找\*我说过话。**

**JAKE: 但显然那场交流并不是双向的。**

**JANE: 哦，好吧。看来我们可以同病相怜了。**

**JANE: 我和他失联了。我去过他的工作室，但那里的门锁了。就算他还在里面，他也不肯出门。**

Dirk是地球C上仅剩的对锁匠行业的现状展现出应得的重视的人。

Jake冷哼一声，重重地一甩手。这两个动作都展现了他的不屑。

**JAKE: 我看不出你何必如此慌乱。我们的好伙计dirk坚信自己拥有阴暗而苦难的灵魂，和我们失联不像他干不出的事。**

**JANE: 你说得对，但不应该是这样的。他上一次彻底从我们眼前消失已经是好几年前的往事了。唉，我真的特别担心他。**

**JAKE: jane你就是想太多！这颗新地球上的生活对我们而言太过平淡了，所以我认为dirk肯定只是厌倦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而已。这一切让他的脑子变得有点不正常，可能是暂时性的，也可能是永久性的。**

**JAKE: 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也许刚才那些都是扯淡，但我对dirk有信心，他肯定会回来的。说到底，他能躲到哪去呢？**

**JANE: ……你好像不怎么在乎这件事。**

**JANE: 就是……甚至比你平时的态度还要更不在乎。**

Jake笑弯了腰，他抬手挠了挠他那蓬乱但仍旧吸睛的发型。

**JAKE: 我必须得承认我现在有点像个耗子**（half rats是什么双关吗我反正没查到）**。**

**JANE: 你什么？**

**JAKE: 哈哈抱歉啦这个表述方式挺傻冒的对吧。**

**JAKE: 我只是想说我今天给我的头发好好地上了一层发粉。**

他做了一个举着酒瓶一口闷的动作。Jane侧目瞟了一眼正在一旁待机的战斗机器人，它被埋在与它等高的空红酒瓶中。她又转转眼中瞥向Jake。

**JANE: 这是你早上起来做的第一件事？**

**JAKE: 呃，jane我需要空瓶来做靶子呀。我总不能直接把红酒倒进下水道！那太浪费了！**

Jane皱起眉头，扶着膝盖向前倾身，以便近距离地观察Jake。现在她看出来了。醉后矫枉过正的无意义肢体语言、散乱的目光……但他对Dirk可能的精神状态的分析却像论文一样严谨，就好像他真的认真思考过这件事一样。她知道Jake和Dirk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在一起”，而且他们已经分开了一段时间，但出于某种Jane无法理解的原因，他俩的生活仍旧在每一个层面上紧密地缠结。甚至可以说他俩相互依存。无论Jake怎么说，Dirk的状态都一定给他带去了影响。

Jane颤抖着长出了一口气。

**JANE: Jake，知道吗？**

**JANE: 你说得太对了。那真的很浪费！**

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到火炉边，拿起了一瓶未开封的红酒。这些酒瓶都是旋盖式的，因为Jake还没有那么复古。其实他一点儿都不复古。他虚伪的复古表象不会比没有商标的的好莱坞面具更真实。Jane不知道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她还是没法把他从脑海中剔除。

她重整精神，仰起头，直接对着瓶子灌了自己一大口酒。

**JAKE: jane！哎呀，你慢点！**

Jane仍在痛饮，直到她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住。她移开酒瓶，摇了摇头，发出一串毫不优雅的低嘶。苍天啊，这廉价的梅洛红酒。她的视线模糊起来。她猛地转过身，紧盯着一言不发的战斗机器人，几滴酒液洒在了她的衣服上。机器人伸出手臂，等待她将酒瓶递出。

**JANE: 让我们单独待一会儿，行吗？**

伴随着一阵机械的摩擦声，机器人向她转过了头，接着又看向Jake。Jake叛逆地没有给出任何支援。机器人垂头丧气地拖着脚走出了房间，但它刻意地把怀里的每一个空酒瓶都重重地砸在了地上，制造出它能够制造的最大分贝噪音。然后它重重地关上了们。是啊，这是焦土政策，Jane心想。毫无疑问，这个机器人的程序肯定是Dirk Strider编的。

Jake躲在他的眼镜片后，瞪大眼睛端详着Jane。

**JAKE: Jane我必须再问你一次……你真的没问题吗？**

**JANE: 其实不是。我现在相当有问题！**

**JAKE: 我也这么认为。你看上去真的有点病态！**

Jane脚步沉重地返回座位，又狠狠地灌了一口劣质的红酒。

**JANE: 我放弃竞选总统了。**

**JAKE: 什么？在我的印象里你对竞选势在必得！**

**JANE: 我本来真的势在必得，Jake。但Dirk在失踪前夕给我打了电话，要求我“取消一切”，于是……**

Jane痛苦地捂住了脸。

**JANE: ……于是我就取消了一切。**

**JAKE: 可是jane，为什么？你真的那么需要dirk来帮你竞选总统吗？**

**JAKE: 我知道他一直在当你的全权代表，但在我看来你就算没有他也早就掌握了赢得竞选所需的一切资源。**

Jane抬起眼皮，透过指缝和刘海看向Jake。

**JANE: 好吧，你说得对，我想我的确可以靠我自己的优势成功地赢得竞选，尤其我们的大部分战略都是由我和Dirk一起策划的。**

**JANE: 但我反正已经退出了，又不可能扭头回去告诉他们我改了主意，那实在是太尴尬了！而且还会给他们留下我优柔寡断的印象。我都能想象出报纸的头条该怎么写了：Jane是一个“墙头草综合症晚期患者”！**

**JANE: 而且……**

**JANE: 没有Dirk之后这一切就是很不对劲。**

Jake以温柔的动作把酒瓶从Jane的手指间撬了出来，然后以不那么温柔的方式喝了一口。

**JAKE: Dirk这个人他就是那样，对吗？**

**JAKE: 他自带一种气场，让你觉得不管你做了什么，只要没有让他参与其中，你的成就就不值一提。**

Jake的语气有点……苦涩？Jane朝他眨了眨眼。

**JANE: 我还没有这样想过。**

**JANE: 但你说得对，在我最后一次和他通话之后我就一直感觉……很异样。**

她感到全身麻痹而飘忽。她确实闷了很多酒，但醉得这么快仍然不太正常，对吗？更何况她也曾连续几晚在与投资方共进的晚宴上喝下更烈更高档的酒。Jake将酒瓶递回给她，于是她接过来，又喝了一口。

**JAKE: 怎么个异样法？**

**JANE: 就是你刚才描述的那种感觉……我付出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我亲手毁掉了成为总统的机会，我本应该感到更沮丧的，但不知为什么，我竟然觉得那都无所谓。**

**JANE: 但这正是让我沮丧的原因。因为我居然觉得无所谓！**

**JANE: 而且……**

Jake是什么时候把他的椅子凑过来的？现在他们之间的距离是那样的近，以至于他短裤下裸露的膝盖都碰上了她的。他们之间的空气暖热且充满酒香。Jane又一次端详他的面容，他优雅的下颌轮廓、深色的睫毛、高挺的鼻子……这太不公平了，他不但如此英俊，而且还那样的……那样的Jake。但这很好。他们上一次对话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她是指，那种真正的面对面的对话？他们已经分别太久了，Jake的完美几乎令她心生震惊。毕竟，她是在English灾难酝酿至顶峰时与他初遇的。和他交谈一直都是这么简单而轻松的吗？

半是由于酒精的催化，半是出于自身的意愿，Jane将一只手掌放在了Jake的大腿上。她向前倾身，直到她在脸颊上感受到了他的呼吸。

**JANE: 承认这一切让我感到痛苦，但我想，也许我这辈子一直在为错误的事情奔波。**

**JANE: 我虽然搞了这么多的商业政治活动，但真正渴望的却是……**

**JANE: 安顿下来，建立自己的家庭。**

**JANE: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荒唐？**

**JAKE: 怎么会！这一点也不荒唐！我只是从没听你表达过你的真实想法而已。**

**JAKE: 除了之前你被HIC精神控制，然后把我绑回你的巢穴，然后像个真正的反派一样宣称要把我变成繁殖种马，为你的任职宇宙公司帝国生出一个直系宗族的那次之外。**

**JANE: 呃……**

**JANE: 你还记着那些啊。**

**JAKE: Jane你是我最珍贵的朋友之一。我不会忘记我们一起度过的每分每秒，无论当时的场景多么色情而令人不适。**

Jane知道她脸红了。她怎么能把这场对话想象得那么轻松？Jake English是个碧池，这她早就知道了，但除此之外，他俩之间的情感关系也是个大雷区。她的手掌滑落，拢着他的膝盖，大拇指在他关节的凹陷处划着圈。她试图回忆起Jade当初传授过的借酒勾引建议，那时她还足够无知，舍得画上一整个周末去和Jake一起外出探险。但她却想不起Jade教过她的任何内容。

Jake仍凝视着她，他醉了，显出醺然的模样。她更深地侵入了他的个人空间。

**JANE: Jake，嗯，其实事情并不总是那样的……**

**JANE: 不是总要把生意放在第一位，嗯哼？为了追逐利益放弃我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事物？我已经厌倦了。**

**JANE: 我想，我也是……我也有爱。我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妻子。**

**JANE: 嫁给一个需要好妻子陪伴一生的男人。**

**JANE: 比如说，一个条件适宜的、拥有一百间屋子却无人打扫的单身青年……**

**JANE: 一个近来刚刚莫名其妙地被他的长期……‘搭档’抛弃的人。或者随便你怎样定义他。**

**JANE: 一个英俊、孤独、对我足够了解因而双方都不必遮掩自己不够体面的一面的人。**

**JANE: 一个……会在早晨九点把自己灌醉的人。**

**JANE: 噢，Jake，这样的人生难道还不够理想吗？**

Jake向前倾身，在她的脸上投下阴影。他的眼睛是那样的碧绿，放射着赤裸裸的爱意。他爱她，他的目光只为她而停留。他的手指抬起她的下巴，让她直直地看着他。

**JAKE: Jane……**

他离得太近了。Jane相信他会吻上来。她闭上眼睛，任由他那带着浓重酒气的呼吸喷上她的面颊。

但他没有吻上来。

**JAKE: 我会以你最早的、最亲密的好友的身份祝福你。**

**JAKE: 祝福你能够幸运地找到一个魅力四射的好男人，一个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使你怀孕、成为一个对孩子负责的好父亲的男人。**

**JAKE: 我衷心希望你的理想能够成真。**

**JANE: ……**

Jane目瞪口呆。她能指望这家伙什么呢？

然而Jake对她的羞耻与恼怒毫不知情。他仍然灿烂地微笑着，温暖而醺然地注视她的眼睛。

**JANE: 好吧，好吧。**

她重重地叹了口气，推开Jake站起身，跌跌撞撞地走向他的劣质红酒储存处。她砰地一声拧开了一瓶海水风味的莫斯卡托葡萄酒，仰头狠狠地灌了下去——这场尴尬的对话不会轻易从她的记忆中自行消失。

> ==>